

續資治通鑑

冊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窳兵部尚書兼都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軍務兼理糧餉世

宋紀一百五十三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逢攝提格十二月凡二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臣曰漢人與夏

皇帝

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六月己未詔右文殿修撰胡安國

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安國數上疏乞祠詔

不許仍趣赴行在安國因奏言陛下撥亂反正將建

中興而政事人才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

之道途揆以愚見尚未合宜臣切寒心而況鎖闥典

司封校儻或隱情患失緘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

恩若一一行其職守事皆違異必以戇愚妄發干犯

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當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善大怒請特賜黜責以爲不恭上命者之戒安國遂罷 金初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宗翰好訪問女直故老多得先世舊聞至是金主詔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完顏勛等掌之 庚申侍御史張浚充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浚有遠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浚本黃潛善所引至是因請汰御營使司官屬又論此時金卽不來亦當汲汲治軍常若敵至潛善始惡之浚以母在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留爲禮部侍郎 乙丑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趙叔近爲所殺初御營都統制王淵在京師有所狎妓亂後爲叔近所取淵銜之及俊辭行淵謂之曰趙叔近在彼俊諭其

意前一日俊總兵至郡叔近以太守之禮逆諸城北
沈氏園俊叱令置對方下筆羣力遽前斷其右臂叔
近呼曰我宗室也語未畢已斷首于地秀卒見叔近
死遂反戈嬰城縱火毆掠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
宜文字辛安宗在城中爲所害翼曰俊破關捕徐明
等斬之

〔攷異〕王明清揮塵錄載王淵所狎妓爲露臺周氏張俊取以歸淵淵以予俊俊不受以遺韓世忠卽彦古母後封

斬國夫人今略之熊克小紀俊入秀州在六月戊辰今從繫年要錄作乙丑

俊以功遷武寧軍承

宣使叔近子朝奉郎交之亦坐受賊所獻玩好降六
官勒停後十餘年御史言叔近之寃始贈集英殿修
撰丁卯國信使楊應誠副使韓衍至高麗見國王
楷諭旨楷拜詔已與應誠等對立論事楷曰大朝有
山東路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言不如貴國去金國
最徑第煩國王傳達金國今三節人自齎糧止假二

十八騎楷難之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傳份至館中具言金人今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道至浙中將何以對應誠曰金人不能水戰份曰金人常于海道往來況金人舊臣本國近乃欲令本國臣事以此可知彊弱後十餘日府燕又數日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等來固執前論且言二聖今在燕雲不在金國館伴使文公仁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以金人不可相親今十二年矣洪宰笑曰金國雖納土與之二聖亦不可得大朝何不練兵與戰應誠留高麗凡六十有四日楷終不奉詔應誠不得已受其表而還己卯言者以爲東南武備利于水戰金人旣破唐鄧陳蔡逼進淮漢去大江直一閒耳爲今之策宜於大江上游如采石之類凡要害處

精練水軍廣造戰艦仍泊于江之南岸緩急之際庶
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是月以集英
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
路軍馬涇原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爲右武大夫吉
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詔書有曰倘不靖難于
殘暑之前必致益兵于秋涼之後先是温州觀察使
河東經制使王玘旣遁歸朝廷除玘知鳳翔府東京
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東經制
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
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
爲患至小而緩金人爲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挫銳于
熙河奔于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
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

爭先竝進雖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
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
庶可保其無它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
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留夏國幾月乃與約和罷兵更
用鈞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
軍明年亮乃還行在初王瓊之潰也其屬官王擇
仁以衆二萬入長安復爲經略使郭琬所逐祠部員
外郎四川撫諭使喻汝礪嘗言今朝廷已專命王庶
經制中夏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歷藩方
曉暢軍事近上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式遏寇盜
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爲軍糧犒設之費庶
可以繫二京兩河山東陝西五路父老之心若謂四
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臣謂使此錢自三峽湖湘平

抵建康固爲甚善萬一中途爲姦人所窺適足資寇
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關輔榛莽
軍無見糧故其人專以剽掠爲事若得上件財帛養
之則秦晉之民皆爲吾用矣時庶已擢待制而汝礪
停官然皆未受命也 初二帝旣徙中京上皇聞帝
已卽位作書與左副元帥宗翰與約和議大略言唐
太宗復突厥而沙陀救唐冒頓單于縱高帝于白登
而呼韓賴漢近世耶律德光絕滅石氏而中原灰燼
數十年終爲它人所有其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嗣
子之中有爲人所推戴者蓋祖宗德之在人至深至
厚未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
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
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爲萬世

之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答

〔攷異〕北狩行錄載徽宗此書及秦檜南還又自言此書爲檜

所潤色而書詞彼此不同故宋有疑檜爲妄言徽宗無致書之事今攷金史宗翰傳云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臣民必喜萬世利也是徽宗致意宗翰實有其事此時徽宗尚未封昏德公或史家追書之至檜之潤色與否則無從攷矣李心傳云世傳檜在金國已倡和議因是得歸而未有爲之證以是書攷之疑金人知檜爲上皇草書度其冒任此事是以歸之耳

秋七月癸

未朔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卒澤爲黃

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于背至是疾甚諸將楊

進等排闥入問澤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

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爲我殲滅彊敵以成主

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

澤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遂卒年七十是日風雨晦冥異于常

日澤將歿無一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

帝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

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初澤旣拘留金使帝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虛中攝留守事遂歸之時帝已除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後諡忠簡

〔攷異〕澤除門下侍郎見靖康遺事及靖康小雅又熊克小紀云澤諡威愍與宋史異宋史作丙戌宗澤薨今從繫年要錄

甲申葉穰自福州引兵破寧德縣復還建州旣而又破政和松溪二縣戊子詔自今士卒有犯竝依

軍法不得剋眼剋心過爲慘酷令御營使司行下

乙未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京城副留守

甲辰以北京留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爲樞密直
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留守且命充鎮撫軍民盡瘁國
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
失自宗澤卒數日閒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
請于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
繼其父任會充已除留守詔以穎直祕閣起復充留
守判官充無意恢復盡反澤所爲由是澤所結兩河
豪傑皆不爲用金人聞宗澤死決計用兵河北諸
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
西夏爲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左副元帥宗翰曰初
與夏人約夾攻宋而夏人弗應而耶律達實

舊作大石今改

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將乘間竊發以牽制吾師非計也宋人積弱河北不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戡西夏然後取宋時宗翰之意欲舍江淮而專事于陝諸將無能識其意者議久不決奏請于金主金主曰康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乙巳命洛索平陝西博勒和

舊作婆盧火今改

監軍以尼楚赫

舊作銀朮可今改

守太原耶律伊都

舊作

余觀今改

留雲中命宗翰南伐會東師于黎陽津

金移

宋二帝於上京

是月禮部貢院應詞學兼茂科朝

奉郎袁正功合格詔減二年磨勘正功無錫人也

燕山劉立芸聚衆攻破城邑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蕃漢之民歸者甚衆金洛索遣兵攻解州之朱

家山統領忠義軍馬邵興苦戰三日敗之 八月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爲相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彊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聖北狩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如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慎詔令有如此者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覲黃哲輩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有如此者又如吳給張閭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以言爲諱其壅塞言路有如此者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

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遜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懋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任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公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有如此者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逐去數月由郡守而陞發運其疆很自專有如此者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于衆兵其收軍情有如此者陛下隱忍不肖斥逐塗炭蒼生人心絕望則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及此不如無生歲

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大事去矣疏留中不出
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帝命輔臣召
問于都堂且取子砥所得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
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
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
焉知復有宋也是則我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
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直主用兵十餘年
閒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如畏虎以肉喂之食盡
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
月復以子砥爲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獎遂以子砥
知台州 癸亥兵部尙書盧益言近世以田括丁號
爲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 己
巳詔試學官竝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徽猷閣待

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
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自政和以
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即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
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
每三百斤爲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隸本路漕
司官般官賣以助歲計公私便之自揚祖即真州置
司歲入錢六百萬緡其後歷三十年東南歲權茶以
斤計者浙東七州八萬紹興府溫台衢婺明處州浙西五州四十八
萬臨安平江府湖嚴常州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宣饒徽信池太平州南康廣德軍

江西十一州四百四十五萬洪贛吉袁撫江筠州建昌興國臨江南安軍湖南

八州一百一十三萬潭衡永邵全郴湖北十州九十萬江陵

府鼎澧辰沅歸峽福建五州九十八萬福建汀南劍淮西四

州一萬舒廬蘄州廣東二州二千南雄循州廣西五州八萬

續資治通鑑 一百二 宋紀 高宗受命皇帝 八 中華書局聚

靜江府融
潯賓昭州

皆有奇合東南產茶之州六十五總爲一千

五百九十餘萬斤通收茶引錢二百七十餘萬緡鹽

以石計者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臨安平江府秀州浙東四州

八十四萬紹興府溫台明州淮東三州二百六十八萬通泰楚州廣

東三州三十三萬廣惠南恩州廣西五州三十三萬廉高欽化雷州

率以五十斤爲一石皆有奇以斤計者福建四州二

千六百五十六萬福泉漳州興化軍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二

總爲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

千七百三十餘萬緡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而四川

三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隸總領財賦所

贍軍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千一百二

萬斤隸提舉茶馬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 丁丑金

主命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遂入見金主于乾